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影 剧 春 秋

黄宗江 著

黄宗江 著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影剧春秋

黄宗江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剧春秋：黄宗江自传 / 黄宗江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8

(现代文化名人自传丛书)

ISBN 978-7-5399-3874-5

I. ①影… II. ①黄… III. ①黄宗江—自传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1140 号

书 名 影剧春秋：黄宗江自传

著 者 黄宗江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丹 枫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9.62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874-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其人其文其影



黄苗子为黄宗江题字“其人其文其影”。

九十载一言难尽

(自序一)

我对写回忆录之类，一贯兴趣不大，认为自己非属列传行列。又一想，如我女儿所说，我们属于无事不可告人的家族，其实我写自己也写够了，或叙经历或述情怀，辑我历来文字便可见来龙去脉。惟成文于不同时期，叙述难免有所重复颠倒，删补重写亦难，铺排一下总还能略见虚实。并附历经时间、战火、动乱、磨难，残存的照片，尚可略见其人、其文、其影。乃请已为我多种集子签署的苗子大兄赐题“其人、其文、其影”，有如“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标题：“黄宗江何许人也！”传记主持人又要求标出传主姓名，又寻出苗子为我夫妇题写的墓碑，我这尚未涂黑留红的半边，此处可先期借用。我此生行当似较复杂，其实生旦净丑，我这常唱元曲开场的副末，总未离戏曲、戏剧、电影、电视诸演出艺术，最后归口为八一电影厂编剧，归隐军中，离而难休。同行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引申之人生又岂不也多是“遗憾的艺术”？惟无遗恨、更无遗臭，也就无怨无悔了。坦陈一生敬呈读我者。

二〇一〇庚寅入春，我进入八九虚龄九十矣。

莲花池畔有所怀

(自序二)

不能忘却的一九八九年,岁末我迁居定居于京都六里桥头,这里是我服役半生的我军八一电影厂所在。作为一员编剧,我在厂参与写作了《柳堡的故事》、《农奴》等等(被江青等人称作“毒草”的作品),最后离休于我厂干休所,距京西名胜莲花池一箭之地。

莲池是古都蓟城水源之一,可考于《水经注》。北京的水,称海者每若湖,如北海、中南海、什刹海;称池者却是湖,如莲花池。早已荒废,芦苇丛丛,改革后水波粼粼。二十年来,除风雨天,我在这里晨练,从快步、慢步至今轮椅护伴。我年近九旬,得与天地人和处,也就心满意足了。湖水解冻后,从小荷才露至花叶茂盛,灰色野鸭浮现,多成双成对,雄者绿冠臭美,雌者追随,嗣后小鸭尾随。我初见还误认作野鸳鸯,后察觉是美丽的野鸭也。今夏忽见一奇迹,一只雪白家鸭介入了一对灰色的野鸭中,朝夕相伴,俨然成了“第三者”,实令我老汉叹观止矣。过了些时日,忽见这白鸭又带来数只白鸭与野鸭子们共嬉戏,不同种族的“鸭际”交流更令我感慨万千。茫茫湖面湾处有一小塘,我每痴坐于石上,便于遐想。灰鸭白鸭也常赶来凑热闹,友好地啄食人们抛给它们的剩余食物。静中取闹,我结识的“池友”们也常聚集我的轮椅旁,且为我“潜伏”、“卧底”,拍了不少照片。最积极的是一位宋君大为,是我大女儿在北大荒务农时的战友,也年过花甲

了，他还赋诗一首：

灰鸭双侣沐朝阳，
相依相伴度时光。
忽显白鸭第三者，
无怪黄老遐想忙。

我们这些池友碰头闲话，天地玄黄、炎黄春秋，以至陈寅恪、吴宓、吴晗、马连良诸先贤。老友方成师兄，今年整九十，大我两岁，闻讯为我绘制观鸭图。我更一不做二不休，搜寻箱底得见亡友——或虽未亡，可已失神失语——他们当年的赠绘。这些位多是各自领域的真正大师（近日多见伪大师或自称大师者），如写回忆录不成卷也成章，我却难迈步到他们榻前、灵前拜谒，心想不久就在彼岸见到或真的永世见不到了。

他们都坎坷一世终成正果。我这里只敬献他们的赠绘或荷或梅，不置一辞。惟有两位昔日池友——因莲花池不仅是我们的开心地也是我们的伤心地——特想念他们。当年与我同时代的军中战友、文友每逢运动，均被集于池畔一列平房中，自批自斗或互批互斗。有两位比我年轻近十岁才华横溢的花季诗人公刘与白桦，他们均因年少时靠拢革命甚早，反落个说得清却道不明，抱冤难诉，均曾自杀未遂。我却忝列看管他们的“狱卒”，不是我干了什么打小报告之类缺德事，比他们早些过关。大概是因为我是明牌也可标名牌，我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是一名名演员，却忧愤国事加入了中国赴美参战海军，当过一名大头水兵，保证人填写的还是曹禺与夏衍。在批斗白桦时我搜寻到白桦的遗书，公刘则发生用皮带勒脖子昏厥事端。我“失职”未看管好也

领责。时白桦尚在“小蓓(白桦的妻子王蓓)初嫁了”之际,如今已双双白首。公刘则如流星仙逝。我犹记得他的“反诗”：“愿将剑南诗稿,换取万里封侯”——俱往矣。

公刘曾有一弟子先学诗后学剧,公刘交我培训。我曾告诉他我看管过诗人,他曾问公刘:黄某人究竟如何?公刘莞尔:“这是个没办法的人道主义者!”这对我真是准确的定性。多年来我少不了过了些小关小卡,如《柳堡的故事》违反“革命纪律”,《农奴》“有辱奴隶”。这些都还好说,及至“文革”,总账通算。“文革”前我深入到越南南方游击区生活了近两载,带回一个话剧《南方啊南方》,还自以为准确地写了战争,颇有阶级分析。回来正好赶上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我被示众了。因为我在剧中越南革命一家英雄中写了个悔当伪军的子弟,在美国家庭中母亲是同情越南人民的教授。我被标为典型的搞阶级混乱的人性论者,顶“反革命桂冠”十载。“文革”后以为从此太平,不意清除污染之际,我又几遭清除。因为在陈登科主催,冯牧等人均参与的黄山笔会上我又被记录在案,在“黑会”上发过一言,据说是“反动纲领”。我有悟于“文革”乃说了:“人性、人道、人权,一切人字号,不要送给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该高举。”——可真是“没办法的人道主义者”!

今在湖畔所见“鸭际和谐”更令我想起了人际和谐——家庭和睦,民族团结,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一切一切的社会和谐。总之我是多么向往与天和、地和、人和,其乐无穷!不能不斗时,也是斗为了和。一语蔽之——以人为本!

卷一 我的家世 一

沉船上的父亲 三

亡父佚文 七

胡同挽歌 一二

带弟弟妹妹同演戏 一六

祭二弟文——黄宗淮的少年与「晚年」文章 一八

七十还乡 二〇

卷二 学生生活 二五

同学少年——忆娄平，并怀朱迈先 二七

同学少年——致孙道临 三一

怀青岛 念「荒岛」 三三

卷三 演剧生涯 四三

我的「摇篮」在南开 三六

未名湖顾盼——七十岁回首十七 四〇

我是在上海下海的 四五

海上别石挥，山城晤蓝马 四八

卷四 卖艺人家 六三

山城水巷 六五

戴花人 六九

铅华收拾 七二

江湖的小行脚 七五

君子 七八

目 录

卷五 远航去来 八三

『我的肯塔基老家』的姑娘 八五

《大团圆》 九〇

卷八 戏痴说戏 一三七

京剧是我的乡音 一三九

也曾闯宴伴梅边——梅兰芳大师九

十诞辰祭 一四二

清风亭下哭信芳——周信芳大师九

十诞辰祭 一四四

百花丛中芙蓉草 一五一

马嵬坡前唁慧珠 一五五

为玉茹再再叫好——序《李玉茹谈

戏说艺》 一五八

肃霜当笑 一六二

遥想君秋——六十载追星如水 一六五

话说尚长荣 一六九

卷六 带笔从戎 九一

『八一』述怀 九三

姐妹们会师在朝鲜——伴徐玉兰、

王文娟，晤常香玉，聆新风霞 九六

南方啊南方——三十年前后访越南 九九

什刹海遛弯 一〇五

卷七 爱情家庭 一〇九

求婚书——我给她的第一封信 一一一

家庭是爱情的延续 一二七

我俩同年未同日月——《老伴集》小序 一二九

我『难得糊涂』的她——《老伴集》后记 一三二

卷九 海内海外 一七一

中国「映画祭」在日本 一七三

「陌生的朋友」相会在柏林 一七八

狄娜·高——醇芳在巴黎 一八二

访美剧话 一八九

原乡行——不奇之遇在台湾 一九九

卷十一 人生知己 二三七

敦煌的「供养人」常书鸿 二三九

诗魂君里 二四二

《金山传》序 二四八

春晖秋映咏谢郎——贺谢晋电影

回顾展 二五〇

一代演员于是之——《于是之论

表演艺术》代序 二五三

我的芳邻侯宝林 二五八

人活一世 精彩万分——新风霞

七十年 二六三

英吉利嫂子戴乃迭 二六五

苏格兰姑奶奶白霞 二六八

黄裳的「基因」 二七四

送刘琼——再寄《相思令》 二七五

我爱女演员 二七八

卷十 师承师恩 二〇三

寄冰心大姐 二〇五

随想巴金 二一〇

我的「奶师」万家宝 二一四

佐临恩师百年写意 二一六

我的导师张骏祥 二二〇

我师夏衍 二二三

「家兄」阳翰笙 二二八

「你不像季羨林」 二三二

大雅大俗大洋大土——泛论学者演员英若诚 二八四

陋室珍壁录 二八七

返老还童症——「人生不满百，常怀四岁忧」 二九五

卷一
我的家世

甲午中日战争我国败后，于一八九五年秋成立的强学会，是为变法维新作准备的团体。黄体芳与其子绍箕、侄绍第同入会，人称“三黄”。他们是我的叔曾祖、伯祖、祖父。又和我曾祖体立、伯祖体正，并称“瑞安五黄先生”，在王朝多任编修、御史之类职务。

我父亲名曾铭，字述西。主张变法维新的祖父，当我父亲十六岁时，便送他到日本去留学，学习电机工程。一九一〇年回国，还赶上考了个最后一科的洋翰林。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在杭州，任浙江省革命军政府实业厅技正。一九一二年到北京，任电话局工程师。一九三四年他任青岛电话局主任工程师时伤寒病逝。他一生对子女从不做教训语，深有民主作风，我们得自由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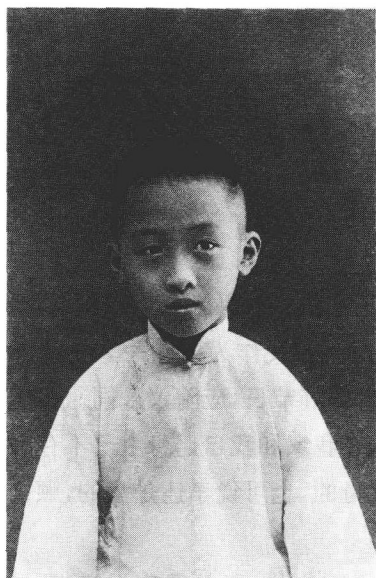
我母陈聪，浙江温州永嘉人，家庭妇女，知书达理，善良为本，比我父小十几岁。我十三岁时父亲四十七岁病故。母亲带着七子女艰难生活，对我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视如己出，从无差别境界，这也形成我家家风。我这长子行为多出轨，年少时殉情自杀，贱业演艺，浪迹四方，她从无一怨言，只要求我无暇写信时寄一信封便好，我都未能做到。我对她从无一文一言记述，如今更写不出来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我兄弟姐妹多遭难，她幽怨猝死，未存骨灰，了无痕迹于世。几十年后，我倒写了一篇《沉船上的父亲》。

沉船上的父亲

一位编辑朋友来电话，说是正在组辑“父亲节”的文章，要我也写一篇。这“父亲节”属西方礼俗，我作为中国一人子人父从未过过，但这的确是个值得提倡的好节日，应附议求同。我生于一九二一年，已是“五四”之后，在我家和我自己身上已不存封建孝道，但还是尊敬父母、孝顺父母的，也可说孝还是孝的，顺则未必也。

我父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无需列传，但总得略报家门，才能说明他是怎样的无关重要。我父黄曾铭，字述西，小名阿贝，浙江瑞安人氏。据推算，当生于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其父和其祖父均为清翰林。我父清末留日，学电机于东京高工，毕业回国后居然赶上了最后一科的洋翰林。入民国，在北京电话局任工程师，兼工大教授，一九三二年原职调青岛，一九三四年死于伤寒。一生似无大事可记，但对自家子女的影响、性格形成，还是重要的。

他死时才四十七岁，我这长子才十三岁，现在我七十三了，一别六十载矣，记得我和妹妹宗英、弟弟宗洛等在棺前守灵，四叔自家乡来奔丧，他长得和爸爸很像，方进院门，就被小弟弟宗汉一眼看见，那时他才三岁（如今也六十三岁了），直奔上楼，向妈妈高呼着：“爸爸又活了！”其清脆震人的声音至今犹在我耳。爸爸当然是不能再活了。那些日子我常梦见爸爸。我在梦里对他说：“你是爸爸，可是你到底是死了，我还是有点儿害怕，今



十岁时的黄宗江。

后……”此后他再未入我梦，六十年过去了，我是忘了他，但又时常记起。我从小至今爱吃的东西几乎都是他带着我去吃的——从北京街头的热油炸鬼，到南味的糍饭、咸豆浆，以至日本料理的“鸡素烧”……

我尤其记得他带着我去看过的京戏，从梅兰芳、杨小楼，直至陈德霖、龚云甫、王长林……我日后以戏剧为终生职业即源于此。我在学校同乐会上演京剧、话剧乃至歌

剧，父亲都是我最早的、最最热烈的观众。他对母亲说过，干脆把老大（即我）送富连成或戏校。可惜我的嗓子属破锣，有自知之明，知道“祖师爷没赏饭”。

我们应属所谓“书香世家”，但父亲从未命我读任何一本书。可是他多次带着我和老二（时老三老四小妹尚小）从厂甸转入杨梅竹斜街，商务、中华、世界诸大书局均在街内，信远斋也在，购书之余，少不了喝两碗酸梅汤。走出斜街，把口又是开明、北新诸新书店，在这些庙堂里我初识叶圣陶、安徒生、谢冰心、周氏兄弟……《爱的教育》、《十五少年》、《鲁滨逊漂流记》、《瑞士家庭鲁滨逊》……

我父亲是学电机的，不是学者，又不治文史，书房里的书并不算多，但有两大箱黑漆红字的《四部备要》，分陈经史子集。我也难无师自通，但总算从此得知世界上有孔孟庄荀李杜太史